

收稿日期:2024-06-06

李渔的快乐哲学新探

傅承洲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李渔不是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而是一个理性、节制的行乐养生之人。人生享乐,大体上可以分为生理层面的满足和精神层面的愉悦,李渔具有明显的重精神轻生理的倾向。无论是居室、饮馔,还是器玩、花木,李渔“崇尚俭朴”,鄙弃奢靡。李渔倡导简单饮食,以素食为主,少吃肉,慎杀生,不要虐待动物。坚决反对食用牛肉和狗肉,耕田借助牛力,守夜有赖犬功,人类不应忘恩负义。李渔毫不掩饰自己喜好美色,但他主张节欲养生,反对恣情纵欲。男人好色,要守道德底线,可以纳妾买婢,不能淫人妻妾。认为狎妓嫖娼,好南风,玩变童,有悖情理。李渔的快乐哲学是其人生经验的总结,是一位睿智老人对世人的关怀与忠告。

关键词:李渔;快乐哲学;生活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6-007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人与明清白话小说”(18FZW021)。

作者简介:傅承洲(1958—),男,湖北仙桃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6.079

李渔在《闲情偶寄·颐养部》第一节中专门讨论行乐之法,并在引言中提出,人生不满百年,而忧愁之日多,欢乐之日少,因而聪明之人应该行乐止忧。他说:“伤哉!造物生人一场,为时不满百岁。彼夭折之辈无论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况此百年以内,有无数忧愁困苦、疾病颠连、名缰利锁、惊风骇浪,阻人燕游,使徒有百岁之虚名,并无一岁二岁享生人应有之福之实际乎!”^{[1]211}李渔的这番高论,几乎就是《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通俗诠释。学界往往据此认为李渔是一个“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林语堂便称李渔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2]311}。美国汉学家韩南也说李渔“既是苦行者,又是享乐主义者”^{[3]45}。其实,这种评价既不准确,也不公平。仔细揣摩李渔的本意,他并不主张“及时行乐”,也没有提倡“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4]591}恰恰相反,李渔是一位理性的、节制的行乐养生之人,无论是居室,还是饮馔,一向“崇尚俭朴”。李渔认为,人生苦短,愁多乐少,人应该尽可能地让自己生活得快乐,但又不能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以免乐极生悲,适得其反。李渔的《闲情偶寄》写于晚年,快乐哲学就是其数十年人生经验的总结,

是一位睿智老人对世人的关怀与忠告。

一

李渔的快乐哲学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闲情偶寄》一书中,该书分《曲词》《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饌》《种植》《颐养》等八部,每部讨论一个领域的问题。诚如林语堂所说:“十七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做《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2]311}人生享乐,大体上可以分为生理层面的满足和精神层面的愉悦,前者如饮食男女,后者如读书品艺。从《闲情偶寄》的八部排列顺序来看,李渔有明显的重精神轻生理的倾向。第一部为《曲词部》,第二部为《演习部》,都是谈戏曲问题。《闲情偶寄》的拟想读者为文人,余怀《闲情偶寄序》云:“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1]2}李渔肯定知道,文人并不都会写戏,但文人都会看戏,他谈曲词和演习,一方面是为剧作家提供自己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教观众看戏如何看门道。李渔从小便爱看戏,成年开始写戏,砚田糊口,成为著名剧作家。后来又组建戏班,到各地演出,不仅有丰富的编剧经验,而且对舞台演出也十分熟悉。在《曲词部》中,李渔谈戏曲创作应该如何安排结构,如何严守曲律,如何写作宾白,如何演唱曲子。创作者可以从中领会编剧技巧,观众也可以从中学习怎样欣赏戏曲表演。李渔在写作中,兼顾剧作家、演员和观众的需求。他在谈戏曲创新时说:“是以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止为效颦于人,遂蒙千古之消。”^{[1]9}近乎对剧作家耳提面命。他在谈脚色出场时说:“善观场者,止于前数出所见,记其人姓名;十出以后,皆是枝外生枝,节中长节,如遇行路之人,非止不问姓字,并形体面目皆可不必认矣。”^{[1]46}这番话,非常明确,就是对观众讲的。他在谈唱曲发音要清晰:“学唱之人,勿论巧拙,只看有口无口;听曲之人,慢讲精粗,先问有字无字。字从口出,有字即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无字,是说话有口,唱曲无口,与哑人何异哉?”^{[1]67}既是对演员(唱曲之人)的要求,也是对观众(听曲之人)的提醒。无论是写戏、唱戏,还是看戏、听曲,无关生理需求,都是精神享受。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肯定需要物质条件,即便如此,李渔也有注重精神享乐的倾向。李渔早年在杭州主要靠卖文为生,为书坊、戏班写小说、编传奇。后来移居金陵,开书坊刻书、卖书,组建戏班,出入达官贵人之家打抽丰,赴宴吃酒是常事,李渔喝酒有五好五不好:“予生平有五好,又有五不好,事则相反,乃其势又可并行而不悖。五好、五不好维何?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谈;不好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不好为苛刻之令,而好受罚者欲辩无辞;不好使酒骂坐之人,而好其于酒后尽露肝膈。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饮量不胜蕉叶,而日与酒人为徒。”^{[1]225}李渔宴席上的五好五不好,注重的不是桌上的好酒美食,而是与朋友推心置腹的交流,观察并欣赏酒徒的神态与言行。

李渔自认为“生平有两绝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1]111}。其中之一是“置造园亭”。李渔一生先后三次盖房,第一次在兰溪,第二次在金陵,第三次在杭州,都是他自己设计。在《居室部》中,他谈房屋的选址、朝向、高度都很简略,谈的最多的,也是他最有心得的却是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窗栏和联匾。谈开窗,重点讲借景。“开窗莫妙于借景,而借景之法,予能得其三昧。向犹私之,乃今嗜癖者众,将来必多依样葫芦,不若公之海内,使物物尽效其灵,人人均有其乐”^{[1]119}。他为浮白轩设计的尺幅窗,乃李渔平生得意之作。“浮白轩中,后有小山一座,高不逾丈,宽止及寻,而其中则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一不备”。“遂命童子裁纸数幅,以为画之头尾,乃左右镶边。头尾贴于窗之上下,镶边贴于两旁,俨然

堂画一幅,而但虚其中。非虚其中,欲以屋后之山代之也。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1]120}。李渔得意之处,不在于开窗采光,而在于借山上的“丹崖碧水,茂林修竹”之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

船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江南水乡更是如此。李渔在杭州时,曾订购了一条船,对造船厂别无所求,只提出一项特殊要求,船篷两边要开两扇窗,自己亲自设计:“四面皆实,独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实者用板,蒙以灰布,勿露一隙之光;虚者用木作框,上下皆曲而直其两旁,所谓便面是也。纯露空明,勿使有纤毫障翳。是船之左右,止有二便面,便面之外,无他物矣。”开窗的目的,在于旅行途中,可以欣赏两岸的风景:“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际,摇一橹,变一像,撑一篙,换一景,即系缆时,风摇水动,亦刻刻异形。是一日之内,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总以便面收之。”^{[1]119}乘船出行,如果坐在四面密封的船篷之中,孤寂乏味,船篷两边开窗,可以欣赏两岸的美景、人物,增加旅途的乐趣。

李渔是一位文人,一生读书著述,笔耕不辍,乐此不疲。他说:“读书,最乐之事,而懒人常以为苦;清闲,最乐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1]225}他曾谈到自己创作传奇的愉悦心情:“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借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彭之上。”^{[1]35}在戏曲创作中,剧作家可以驰骋想象,达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各种美妙的境界,比荣华富贵更让人心旷神怡。李渔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但听琴观棋、看花听鸟、游山玩水、种树灌园更让他着迷,“每值花柳争妍之日,飞鸣斗巧之时,必致谢洪钧,归功造物,无饮不奠,有食必陈,若善士信姬之佞佛者。夜则后花而眠,朝则先鸟而起,惟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及至莺老花残,辄怏怏有所失”^{[1]227}。李渔爱花如命,四季均有他喜爱的花卉:“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尤其是水仙,可谓李渔的最爱,“水仙以秣陵为最,予之家于秣陵,非家秣陵,家于水仙之乡也。记丙午之春,先以度岁无资,衣囊质尽,迨水仙开时,则为强弩之末,索一钱不得矣。欲购无资,家人曰:‘请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夺吾命乎?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且予自他乡冒雪而归,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异于不返金陵,仍在他乡卒岁乎?’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1]197}。时值春季,家中靠典当衣物度日,在极端拮据的情况下,李渔也不愿错过一季水仙,当了妻妾的首饰。在李渔的一生中,对精神愉悦的追求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二

人生享乐,无论是看戏听曲、游山玩水,还是娶妻纳妾、饮酒吃肉,都需要经济基础。李渔写作《闲情偶寄》,指导世人享受人生,并不是教人铺张浪费,一掷千金,恰恰相反,他主张节俭朴素,量力而行。他在《凡例七则》中说明写作《闲情偶寄》的目的之一就是“崇尚俭朴”:“创立新制,最忌导人以奢。奢则贫者难行,而使富贵之家日流于侈,是败坏风俗之书,非扶持名教之书也。是集惟《演习》《声容》二种,为显者陶情之事,欲俭不能,然亦节去靡费之半;其余如《居室》《器玩》《饮饌》《种植》《颐养》诸部,皆寓节俭于制度之中,黜奢靡于绳墨之外。富有天下者可行,贫无卓锥者亦可行。”^{[1]1}享乐不等于奢靡,金钱不一定能买来欢乐。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寒门书生,都可以追求快乐,但富贵者不能挥霍无度,纸醉金迷,贫贱者也可以安贫乐道,知足常乐。

从古到今,建房买屋都是人生最昂贵的开销之一,因此李渔在《居室部》中特别强调节省:“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1]111}房屋是用来居住的,首先是实用,“居宅无论精粗,总以能避风雨为贵。常有画栋雕梁,琼楼玉栏,而止可娱晴,不堪坐雨者,非失之太敞,则病于过峻”^{[1]113}。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不仅挥金如土,而且俗不可耐。《闻过楼》是李渔创作的一篇自寓式小说,其中的顾呆叟就是李渔的化身。顾呆叟早年也曾做过诸生,由于乡试不利,便断了为官的念头,“况且他性爱山居,一生厌薄城市,常有耕云钓月之想,就在荆溪之南、去城四十余里,结了几间茅屋,买了几亩薄田,自为终老之计”^{[5]235}。顾呆叟有一位为官的好友殷太史,对他敬若神明,情同骨肉,曾多次劝他进城居住,顾呆叟就是不肯。殷太史与一群朋友为他在城郊盖几间茅屋,置几亩腴田,设计各种圈套,才将他请进新居。顾呆叟的新居完全是按李渔的理想设计的,“只见柴关紧密,竹径迂徐。篱开新种之花,地扫旋收之叶。数椽茅屋,外观最朴而内实精工,不竟是农家结构;一带梅窗,远视极粗而近多美丽,有似乎墨客经营。若非陶处士之新居,定是林山人之别业”^{[5]240}。房屋并不豪华,却极其典雅别致,符合李渔居室俭朴的标准。

李渔在《饮馔部》引言中劝人简单饮食,以素食为主,“吾辑是编而谬及饮馔,亦是可已不已之事。其止崇俭啬,不导奢靡者,因不得已而为造物饰非,亦当虑始计终,而为庶物弭患”^{[1]163}。在本部的编排上,“后肉食而首蔬菜”^{[1]164}。在《玩器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予辑是编,事事皆崇俭朴,不敢侈谈珍玩,以为末俗扬波。且予嫫人也,所置物价,自百文以及千文而止,购新犹患无力,况买旧乎?”^{[1]152}他对明末清初高价炒作古董的风气甚为不满,“崇高古器之风,自汉魏晋唐以来,至今日而极矣。百金买一卮,数百金购一鼎,犹有病其价廉工俭而不足用者。常有一为渺小之物,而费盈千累万之金钱,或弃整陌连阡之美产,皆不惜也”。以为此乃“世道之忧”^{[1]151}。

享乐无疑需要金钱,但人感受到的快乐并不与拥有的金钱数量成正比,富人不一定快乐,穷人不一定忧愁,关键在于心态,李渔早就明白这一道理,他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身为帝王,则当以帝王之境为乐境;身为公卿,则当以公卿之境为乐境。凡我分所当行,推诿不去者,即当摈弃一切悉视为苦,而专以此事为乐。”^{[1]212}富贵有富贵的行乐之法,贫贱有贫贱的行乐之法,只要调整好心态就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富贵之人,行乐相对容易,贫贱之人,行乐比较困难。只要不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还是可以享受人生之乐。李渔说:“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1]214}李渔的意思不是教人安于现状,自暴自弃,而是劝慰贫贱之人不要沉溺于痛苦之中,在现有的环境与条件下,寻找和体验人生的乐趣。

李渔反复强调自己不过是一介穷书生,未曾享受过荣华富贵。他在《居室部》中说:“吾贫贱一生,播迁流离,不一其处,虽赁而食,赁而居,总未尝稍污其座。性嗜花竹,而购之无资,则必令妻孥忍饥数日,或耐寒一冬,省口体之奉,以娱耳目。人则笑之,而我怡然自得也。”^{[1]111}他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量力而行。在明清鼎革的战乱期间,李渔退居兰溪乡间避乱,多位友人战死,自己几次差点丧命,房子也在战火中焚毁,对明朝忠心耿耿的李渔,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即使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之中,李渔也能感受人生乐趣,“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可谓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

矣”^{[1]219}。在居乡的日子里,不为繁文缛节所累,不被名缰利锁所困,过着俭朴的生活,逍遥自在。到了晚年,李渔回忆起这段生活,仍旧觉得这是人生中一段愉快的时光。

三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谈人生享乐,不能不谈饮食。在饮食方面,李渔的思想有很多可取乃至超前之处。自古以来,国人以肉食为贵,连祭祀也用牛羊猪肉。吃肉就得杀生,李渔有保护动物的观念,主张少吃肉,慎杀生,不要虐待动物。为了保护动物,李渔妙解“肉食者鄙”,他说食肉使人愚蠢,还举老虎为例,老虎非肉不食,因此愚蠢至极。“食肉之人之不善谋者,以肥腻之精液,结而为脂,蔽障胸臆,犹之茅塞其心,使之不复有窍也”^{[1]171}。他的这种解读和例证,漏洞百出,几乎不用反驳,其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劝人少吃肉,少杀生,“吾今虽为肉食作俑,然望天下之人,多食不如少食。无虎之威猛而益其愚,与有虎之威猛而自昏其智,均非养生善后之道也”^{[1]172}。你想成为一个聪明人,就要少吃肉食,言外之意则是,这样就可以减少动物的死亡。

如果你要杀生食肉,也要善待动物,尽量减轻动物的痛苦。有人告诉李渔一种做美味鹅掌的方法:“昔有一人,善制鹅掌。每豢肥鹅将杀,先熬沸油一盂,投以鹅足,鹅痛欲绝,则纵之池中,任其跳跃。已而复禽复纵,炮淪如初。若是者数四,则其为掌也,丰美甘甜,厚可径寸,是食中异品也。”对这种残忍虐待动物的行为,李渔非常愤怒,诅咒他下地狱,受炮烙,“惨哉斯言!予不愿听之矣。物不幸而为人所畜,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偿之以死亦足矣,奈何未死之先,又加若是之惨刑乎?二掌虽美,入口即消,其受痛楚之时,则有百倍于此者。以生物多时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不为,况稍具婆心者乎?地狱之设,正为此人,其死后炮烙之刑,必有过于此者”^{[1]174}。人类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想尽各种方法来残害动物,今人较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活烤鸭掌、活吃猴脑、活浇驴肉、炭烤乳羊等。看看这些残忍的吃法,我们会感到李渔善待动物的主张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李渔坚决反对吃牛肉和狗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机械从西方引入之前,牛一直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田耙地都得靠牛,历史上就有多个朝代官府禁止宰杀耕牛。李渔反对吃牛肉,也是从保护农业生产的角度提出来的。狗是人类的朋友,帮助主人看家护院,特别是夜晚,主人睡觉之后,狗可以防窃贼。李渔在《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类中,谈到猪、羊、鸡、鹅、鸭、鱼、虾、蟹等各种肉食,略去牛和狗,他说:“猪、羊之后,当及牛、犬。以二物有功于世,方劝人戒之不暇,尚忍为制酷刑乎?”^{[1]173}在小说《奉先楼》的入话中,李渔将不吃牛肉、狗肉的道理讲得更为具体清晰,他说,一个人如果吃不了全斋,可以吃半斋,“何谓半斋?肉食之中,断了牛、犬二件,其余的猪、羊、鹅、鸭,就不戒也无妨。……至于牛、犬二物,是生人养命之原,万姓守家之主。耕田不借牛力,五谷何由下土?守夜不赖犬功,家私尽为盗窃。有此大德于人,不但没有厚报,还拿来当做仇敌,食其肉而寝其皮,这叫做负义忘恩,不但是贪图口腹。所以宰牛屠狗之罪,更有甚于杀人;食其肉者亦不在持刀执挺之下”^{[5]200}。宰牛屠狗,甚于杀人,将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其目的非常清楚,牛、狗为你耕田、看家,你不能恩将仇报,吃其肉,寝其皮。

同为食肉,李渔认为,吃鱼虾类水产品比吃哺乳类、禽鸟类罪过要轻,“我辈食鱼虾之罪,较食他物为稍轻”。同为生命,为何“鱼之供人刀俎,似较他物为稍宜”?李渔的解释是,“水族难竭而易繁。胎生卵生之物,少则一母数子,多亦数十子而止矣。鱼之为种也似粟,千斯仓而万斯箱,皆于一腹焉寄子。苟无沙汰之人,则此千斯仓而万斯箱者生生不已,又变而为恒河沙数”^{[1]175}。李渔从繁殖的数量和速度来解释食用鱼虾罪过稍轻的道理,大体符合事实。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水生类动物较陆生类动物低级,与人类的关系也相对疏远,不会产生见其鳃鳍而自责的心理。

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必须通过饮食提供营养,保障健康。虽然李渔责怪“造物不善”,造出口

腹,也只得接受口腹的存在与需求,但他反对穷奢极欲,更不愿意推波助澜。他撰写《饮馔部》,提倡素食,在食物排列中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蔬食第一”“谷食第二”“肉食第三”,将肉食放在最后,还在“蔬食”类前言中直接说明了自己的用心:“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所怪于世者,弃美名不居,而故异端其说,谓佛法如是,是则谬矣。吾辑《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忘者矣。”^{[1]164} 上古之民并不疏远肥腻,很早就开始打猎吃肉。李渔如此叙述,就是要世人“重宰割而惜生命”^{[1]164}。

李渔的饮食习惯与其饮食观念完全一致,以素食为主,但他会将普通的食物花样翻新,做出色香味俱佳的美食。作为一个浙江人,长期居住在江南,主食本来吃米饭,而李渔却是“一日三餐,二米一面,是酌南北之中,而善处心脾之道也”^{[1]170}。普通大米,在做饭过程中加花露,成为香米饭。“予尝授意小妇,预设花露一盏,俟饭之初熟而浇之,浇过稍闭,拌匀而后入碗。食者归功于谷米,诧为异种而讯之,不知其为寻常五谷也。……露以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为上,勿用玫瑰,以玫瑰之香,食者易辨,知非谷性所有。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与谷性之香者相若,使人难辨,故用之”^{[1]169}。李渔还发明了五香面和八珍面,请看八珍面的做法:“八珍者何?鸡、鱼、虾三物之肉,晒使极干,与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四物,共成极细之末,和入面中,与鲜汁共为八种。酱醋亦用,而不列数内者,以家常日用之物,不得名之以珍也。鸡鱼之肉,务取极精,稍带肥腻者弗用,以面性见油即散,擀不成片,切不成丝故也。”^{[1]170-171} 将七种配料晒干磨粉掺入面粉之中,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无论是香米饭,还是八珍面,李渔平时也不常吃,只有招待客人才做。

在肉食中,李渔对螃蟹情有独钟,“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之。此一事一物也者,在我则为饮食中痴情,在彼则为天地间之怪物矣。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自初出之日始,至告竣之日止,未尝虚负一夕,缺陷一时”^{[1]177}。螃蟹秋天个大肉多,母蟹还有蟹黄,其他季节基本是空壳。为了冬春吃到螃蟹,李渔还发明了一种储存螃蟹的方法:“虑其易尽而难继,又命家人涤瓮酿酒,以备糟之醉之之用。糟名‘蟹糟’,酒名‘蟹酿’,瓮名‘蟹甃’。”^{[1]177} 家人笑他嗜蟹如命,李渔欣然接受,也完全符合实情。

四

李渔宣称“行乐之地,首数房中”^{[1]232},并引述孔子的“素富贵,行乎富贵”为据,认为“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矫清矫俭者为哉”^{[1]76}。似乎主张放纵情欲,沉湎美色,实则误解了李渔,他不仅不恣情纵欲,反而主张节欲。在《颐养部》中,有“节色欲”一节,警告世人纵欲伤身,房中之事,“世人不善处之,往往启妒酿争,翻为祸人之具。即有善御者,又未免溺之过度,因以伤身,精耗血枯,命随之绝。是善处不善处,其为无益于人者一也”^{[1]232}。不仅忧愁、饥饿之际,隆冬、盛夏时节要节欲,即使是欢快、饱食时刻也要节欲。《闲情偶寄》写于晚年,作为过来人和智者,李渔深知年轻、新婚、春季容易沉溺性爱。因此,李渔对这几个人生阶段给予特别关注。新婚燕尔,男欢女爱,人之常情,纵欲过度,就会伤害身体。“乐莫乐于新相知,但观此一夕之为欢,可抵寻常之数夕,即知此一夕之所耗,亦可抵寻常之数夕。能保此夕不受燕尔之伤,始可以道新婚之乐”。新婚,只当平常日子,新人,只当旧人一般,欢乐不在一朝一夕,节制情欲,来日方长,才符合养生之道。春天,是动物发情的季节,人的性欲也比较旺盛,“春之为令,即天地交欢之候,阴阳肆乐之时也”。人们也容易沉湎性爱,李渔提醒

世人,“当春行乐,每易过情,必留一线之余春,以度将来之酷暑”。春暖花开,桃红柳绿,人们可以游山玩水,赏花观景,转移注意力,“花可熟观,鸟可倾听,山川云物之胜可以纵游,而独于房欲之事略存余地”^{[1]218}。在谈“秋季行乐之法”时,李渔以为,酷暑刚过,秋爽媚人,此乃适宜行乐之季。少年精力充沛,性欲强烈,“为欢即欲,视其精力短长,总留一线之余地”^{[1]220}。年轻人不能依仗精力旺盛,竭泽而渔,以防乐极生悲。

李渔提出,男人好色,要有道德底线,不能淫人妻妾,“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谓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损德,且以杀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还吾性中所有,圣人复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1]76}。男人可以娶妻纳妾,不能奸淫他人妻妾。小说《女陈平计生七出》写鼎革期间,天下大乱,“忽然流贼反来,东蹂西躏,男要杀戮,女要奸淫,生得丑的,淫欲过了,倒还丢下;略有几分姿色的,就要带去”^{[6]80}。有一贼头,抢掠奸淫良家妇女,最后被村民捉住,乱棒打死。淫人妻女带来杀身之祸,与李渔的性爱观念完全吻合。

李渔坚决反对狎妓嫖娼,好南风,玩变童,认为“避女色而就变童,舍家鸡而寻野鹜”^{[1]216},有悖情理。狎妓无非是男人喜新厌旧,到青楼寻求刺激,家庭之中,只要妻妾注重穿衣打扮,丈夫一样会兴趣盎然。李渔举过一个例证:“有好游狎斜者,荡尽家资而不顾,其妻迫于饥寒而求去。临去之日,别换新衣而佐以美饰,居然绝世佳人。其夫抱而泣曰:‘吾走尽章台,未尝遇此娇丽。由是观之,匪人之美,衣饰美之也。倘能复留,当为勤俭克家,而置汝金屋。’妻善其言而止。后改荡从善,卒如所云。”^{[1]216}李渔写过一篇小说,题为《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开篇就告诫世人:“世上青楼女子,薄幸者多。从古及今,做郑元和、于叔夜的不计其数,再不见有第二个穆素徽、第三个李亚仙。做嫖客的人,须趁莲花未落之时,及早收拾锣鼓,休待错梦做了真梦,后来不好收场。”^{[6]112}小说写扬州有一个篦头的待诏王四,经常到青楼为妓女篦头,看上了名妓雪娘,老鸨答应王四一百二十两银子为雪娘赎身,先交三十两,日后五两十两补交,交完一百二十两便娶雪娘回家。王四辛辛苦苦忙活四五年,才交完了赎金,要接走雪娘,老鸨却说:“这几两银子还不够算嫖钱,怎么连人都要讨了去?”雪娘也说:“我若肯从良,怕没有王孙公子,要跟你做个待诏夫人?”^{[6]119}原来是老鸨和妓女合计骗钱。王四到县府鸣冤,因没有媒人、凭据,反而被打了三十大板,枷号十日才放回。李渔对创作意图有明确的交代:“这段事情,是穷汉子喜风流的榜样。奉劝世间的嫖客及早回头,不可被戏文、小说引偏了心,把血汗钱被她骗去,再没有第二个不识字的运官肯替人扶持公道了。”^{[6]80}在小说《男孟母教合三迁》中,李渔指出:“至于南风一事,论形则无有余、不足之分,论情则无交欢共乐之趣,论事又无生男育女之功,不知何所取义,创出这桩事来?有苦于人,无益于己,做他何用?”^{[6]90}小说虽然写了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其主要倾向却是表彰尤瑞郎在情人死后,尽心尽责地抚养情人的儿子,对于同性恋,还是奉劝世人不要走这条邪路:“只因这桩事不是天造地设的道理,是那走斜路的古人穿凿出来的,所以做到极至的所在,也无当于人伦。我劝世间的人,断了这条斜路不要走,留些精神,施于有用之地,为朝廷添些户口,为祖宗绵绵嗣续,岂不有益。为什么把金汁一般的東西,流到那污秽所在去?”^{[6]80}

李渔一生不嫖娼,不玩变童,但毫不掩饰他喜好美色。虽然感叹自己一介穷书生,没有遇到国色天香,“予一介寒生,终身落魄,非止国色难亲,天香未遇,即强颜陋质之妇,能见几人,而敢谬次音容,侈谈歌舞,貽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1]76}。并不说他不好女色,只是遗憾没有娶到绝色美女。他满足其嗜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纳妾买婢,李渔在家乡兰溪就开始纳妾,特别是移居金陵之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纳妾更为频繁,居家纳妾,出游买婢,外出打抽丰期间,那些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知道李渔好色,便买女孩作为礼物送给李渔,游秦期间得到乔姬、王姬,李渔便以两位为主角,组建一个戏班,四处游走打抽丰,这个戏班唱戏的女子,都是李渔的姬妾,为此而招致时人的唾骂,袁于令说:“李渔性齷齪,善奉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褻。常挟小妓三四

人,子弟过游,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也。”^[7]李渔好色而不纵欲,注重颐养,活到古稀之年。

李渔的快乐哲学比较复杂,瑕瑜参半,有的腐朽庸俗,如买婢纳妾,满足其性欲,有的高雅正向,如追求精神享乐,倡导俭朴生活,保护动物,反对嫖娼,这些观念在今天仍旧有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渔. 闲情偶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2]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 [3] 韩南. 创造李渔[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 [4]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李渔. 十二楼[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6] 李渔. 无声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7] 袁于令. 娜如山房说尤[M]//李渔. 李渔全集: 第十二卷.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Research on Li Yu's Hedonism

FU Chengzho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Li Yu (1611 – 1680) is a famous writer, playwright, drama theorists, and aestheticia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He did not indulge in sensual happiness, but specialized in regimen. Enjoyment in life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sensual satisfaction and spiritual pleasure, and Li Yu laid emphasis on the latter. Extravagance was despicable to Li, and frugality won his favor, whether it's housing, diet, utensils, flowers or trees. He advocated vegetarianism and animal welfare, with a simple diet, less meat and butchering. The consumption of beef and dog meat was resolutely denounced by him, as we should be grateful to both the farm cattle and watch dog,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in our farming and daily life. Beauty was his favorite, which must be harnessed by regimen. We should refrain from sensual indulgence and immorality, adultery, visiting prostitutes, gay, and catamite. Li's hedonism is based on his life experience, as the proposition of a profound thinker.

Key words: Key words: Li Yu; hedonism; art of living

〔责任编辑:陈济平〕